

日本运动教练学学科体系建设及启示

倪靖宇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福建省福州市，350108；

摘要：日本在政产学研共同推动下建立了比较成熟的教练员专业化体系并形成了新兴学科运动教练学，为培养高质量的教练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梳理了日本运动教练学的外在社会制度建构，分析了日本运动教练学的内在知识体系建设，为建设我国运动教练学的学科体系提供启示：第一，推进专业化发展，形成教练学的根本抓手；第二，建设学术共同体，构建教练学的外部框架；第三，形成多元范式研究，推动教练学的跨学科思考；第四，构建本土知识体系，彰显教练学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教练员；运动教练学；专业化；日本

DOI：10.69979/3041-0673.25.11.050

教练员是竞技体育、大众体育以及学校体育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力量，其专业化水平直接影响国家竞技运动的发展^[1]。随着对教练员专业化发展的不断推进，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将专业化视为提升教练员整体素质的目标和手段，教练员专业化已成为趋势^[2]。因此，在国际上，对教练员的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运动教练学（sport coaching science）^[3]。近年来，《“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关于在学校设置教练员岗位的实施意见》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体育教练员队伍建设的意见》等政策文件的出台对教练员职业化提出新标准，新要求^[6-8]。职业化是推进专业化走向成熟进而发展成为一门学科体系的抓手。然而，纵观我国教练员职业化发展历程，存在着职业培训制度建设滞后、职业发展路径不清晰、保障制度不完善、资格注册与监督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9-12]，导致专业化发展受阻，学科建设难以起步。

日本的教练员专业化不仅在本土得到发展，还采用国际化办学模式创办了国际教练员发展者学院（NCDA），构建了以日本为主导的国际教练员教育共同体。同时，在社会需求、政府引导和学术界的推动下，运动教练学这一新兴学科应运而生，为日本体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探讨日本如何建设运动教练学科体系及其学科体系建设的内在逻辑，对促进我国教练员的专业化发展和运动教练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关于学科体系的构建，有学者指出，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不仅包含外在社会制度建构，还涉及内在知识体系建设，并且形成两种规范性机制的运行^[13]。学科的内在知识体系建设是构成一门学科的核心，外在社会制度建构可以看作是内在知识体系建在社会物质

层面的延伸，两者相互对应，即内在知识体系建决定了外在社会制度建构^[14]。鉴于此，本研究通过系统的对日本运动教练学的外在社会制度建构进行梳理，重点对学科的内在建设进行探讨，以期为我国运动教练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提供启示。

1 日本运动教练学的外在社会制度建构

一门学科的社会制度建构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大体上由4个部分组成，一是学会等专门研究团体；二是专业期刊、教材等出版物；三是专门人才培养机构；四是专业研究机构^[15]。

1.1 学会等专门研究团体

目前，日本教练学会已召开35次全国大会，核心成员约有1,600名，组织历程悠久、规模庞大^[16]。日本教练学会为全国教练员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发展的平台，促进了教练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推进了教练员的专业化和教练学的学科化进程。

1.2 专业期刊、教材等出版物

在日本，学会、高校定期发布的大学类学术期刊与学会期刊是学者交流和发布研究成果的主要平台。

1.3 专门人才培养机构

日本的教练员专门人才培养机构分为两个，一是以日本体育协会主导，联合单项体育协会进行培养。二是日本体育协会与高校合作进行体育教练员的培养。

1.4 专业研究机构

日本的教练学专业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各大高校的研究生院。此外，教练学具有显著的跨学科属性，一些研究机构以综合型研究科或跨学科组织的形式存在。

2 日本运动教练学的内在知识体系建设

内在知识体系建设主要包含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方法论及知识体系^[17]。

2.1 研究对象

日本的相关学者指出,教练是一个独特的过程,其产生的现象是独一无二的,是其他现象无法取代的^[18]。

教练学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开放系统: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等其他学科专家介入教练现场时,观察到的不仅仅是运动教练现象,更是社会现象、心理现象、管理现象等。日本教练学会会长及理事认为,教练学的根本目的是确保运动员及团队实现目标,其根本任务是提升运动员的运动能力及育人^[19-20]。

2.2 研究领域

日本教练学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这源于其教练过程的主体之“人”类型的多元性,无论是运动部的顾问教师、地区的体育指导者,还是商业体育设施的资格者等从事运动指导的人可以被称为教练员^[21]。

2.3 知识体系

知识体系是学科构建的核心体现,不仅涵盖基本知识的教学课程,还包括学科的研究趋势。其主要组成部分为教学体系与学术体系。在教学体系方面,日本体育协会制定了一套权威的课程标准,涵盖教练员的哲学与理念、态度与行动及体育知识与技能三个层面。

3 对我国运动教练学的学科体系建设的启示

在院校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体教融合模式深化背景下^[22],无论是业余教练员还是精英教练员,学校体育教练员还是竞技体育教练员,教练员的专业化与教练学的学科化已成为必然趋势。

3.1 推进专业化发展,形成教练学的根本抓手

职业的专业化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充分考虑其独特标准、条件以及所处的社会背景。因此,国际精英教练理事会(ICCE)为教练员专业化提供了两条普适性路径:完善的教练员教育与培养体系和标准化的管理制度与政策法规^[23]。日本通过多方协同的教练员培养模式和专业的教育师资,构建了完善的培养体系。

反观我国教练员专业化发展的历程,教育与培养体系相对单一。学历教育未能提供职业资格认证,且缺乏专门的教练员培养课程。此外,教练员资格认证主要由各单项体育协会颁布,缺乏统一的监管政策与机构,导致认证流程形式主义盛行;准入门槛和晋升机制不健全,

造成管理混乱,削弱了职业资格证书的权威性,影响了其社会认可度。为此,首先,建立由教育机构、体育协会、政府部门等多方共同参与的教练员培养机制,针对教练员职业发展的需求,完善非学历教育的岗位培训内容,确保其能够真正提升教练员的实践能力与职业素养。其次,在现有的学历教育基础上,增设针对教练员的职业资格认证课程,采用1+X证书制度(“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为教练员提供更全面的职业发展路径。最后,由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统一的教练员资格认证标准,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督各单项体育协会的教练员资格认证工作,同时制定和完善与教练员资格认证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认证程序的公平公正,防止形式主义和管理混乱的现象,确保认证过程的规范性与透明度,提升职业资格证书的权威性和社会认可度。

3.2 建设学术共同体,构建教练学的外部框架

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是教练学外部框架构建的基础。库恩认为,学术共同体由专注于某一领域的科学家群体组成,他们在该领域的理论、规律、实践和应用等方面形成了基本共识^[24]。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日本的教练学会已体系化,形成了规模化的研究网络,其研究机构依托高校研究生院,为教练学的学术发展和科研创新提供了有力保障,从而形成了成熟的学术共同体。

相比之下,我国尚未建立运动教练学的专业学会,也缺乏专门的研究机构。随着新时代体育的不断变革,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核心主题,教练学亟需围绕具体研究问题构建学术阵地,并积极探索与推进该领域的发展。需在汲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导。为推动教练学的长足进步,需要积极促进教练学会的成立,定期召开国内外学术研讨会,并创办专业期刊。

3.3 构建本土知识体系,彰显教练学的应用价值

构建本土知识体系是彰显教练学的实践价值核心命题。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教练学更加需要注重实际应用和解决现实问题。新时代体育学发展的内在需要构建教练学的知识体系,教练学作为高度依赖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学科,必须反映本土的实践经验、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构建本土知识体系有助于创造出适应我国国情和运动员需求的教练理论和方法,从而提升教练工作的实际效果。

但是,我国尚未充分利用高等体育院校或高校体育院系的发展优势,建立系统的教练学课程体系。在学术体系上仍以体育学的视角为主,缺乏管理学、哲学、社

会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对教练过程的深入研究。教练学并非仅是运动训练、体育教育、体育人文社会学和运动人体科学等专业的汇总和提炼,而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独立学科领域。该学科专注于研究和优化教练行为与实践的整体性,涵盖教练员在各种体育活动中的角色、方法、策略、认知、语言和行为等,并探讨如何通过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升运动员的表现与发展。构建本土化的教练学知识体系,以满足我国教练员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重点推进教练员发展、教练、评估等领域的学科建设。通过从多角度提供符合本土环境的教练理论和实践指导,有效提升教练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这对于中国教练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李儒新,司虎克,何录兰.体育教练员的职业专业化[J].体育学刊,2007,(08):121-124.
- [2]教练员专业化发展与运动训练本科专业改革的探讨[C]//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第3届中国体育博士高层论坛论文集.西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2010:4.杨小永,王健.
- [3]吉祥波,徐建华,程丽平.国际运动教练学研究的前沿热点与演化分析[J].中国体育科技,2019,55(09):130-139.
- [4]国家体育总局.《“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EB/OL].(2021-10-25)[2024-07-15].<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0/26/5644891/files/ab4fdbb2ec0c47d693f28554994649eb.pdf>.
- [5]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总局中央编办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在学校设置教练员岗位的实施意见》[EB/OL].(2023-02-10)[2024-7-15].<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01395/c25218125/content.html>.
- [6]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体育教练员队伍建设的意见》[EB/OL].(2023-03-23)[2024-7-15].<https://www.sport.gov.cn/gdnps/files/c26839055/26839894.pdf>.
- [7]康博华,张恩利,何棚城.体教融合背景下学校教练员职业发展权利的理论阐释、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3,35(06):680-687.
- [8]Chen X,Chen S.Sports Coaching Development in China:the system,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J].Sports Coaching Review,2022,11(3):276-297.
- [9]吴阳,王德新.美国体育教练员职业化研究及启示[J].体育文化导刊,2016,(10):119-123.
- [10]段炼,张守伟.我国青少年足球教练员执教能力培养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9,38(02):86-91+115.
- [11]郑永和,严晓梅,王晶莹,等.计算教育学论纲:立场、范式与体系[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38(06):1-19.
- [12]刘小强.学科建设:元视角的考察[D].厦门:厦门大学,2009.
- [13]李莞荷,王顶明.新兴学科的专业化运动——日本介护福祉学建设及其启示[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3(02):78-85.
- [14]日本コーチング学会.本学会について[EB/OL]. [2024-07-15].<https://jcoachings.jp/about/>
- [15]龚怡祖.学科的内在建构路径与知识运行机制[J].教育研究,2013,34(09):12-24.
- [16]内山治樹.コーチの本質[J].体育学研究,2013,58(2):677-697.
- [17]中川昭.私の考えるコーチング論:エリートアスリートのコーチング[J].コーチング学研究,2011,24(2):89-93.
- [18]図子浩二.コーチングモデルと体育系大学で行うべき一般コーチング学の内容[J].コーチング学研究,2017,30(3):137-149.
- [19]石黒えみ.日本体育協会公認スポーツ指導者制度の今後の展望:資格更新の局面に関する横断的研究[D].東京:早稲田大学,2013.
- [20]杨桦,刘志国.体教融合:中国特色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转化与创新[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1,47(03):1-8.
- [21]Resende R,Gomes A R,et al.Coaching for human development and performance in sports[M].Cham:Springer,2020:93-121.
- [22](美)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1-31.

作者简介:倪靖宇(2001年),男,汉,福州福清,在读硕士生,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体育教学。